

晚清“弱国外交”亦有闪光点

100多年前晚清的弱国外交,实在令人痛心!虽然“弱国无外交”,但是铁骨铮铮的汉子还是有的,当时有几位外交官大义凛然,在一些场合,他们以中国人的骨气和智慧,赢得了局部的外交胜利,给屈辱的晚清外交增加了几抹亮色和些许闪光点。

容闳远赴南美维护华工利益

容闳(1828-1912),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外交家。他是第一个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是中国留学生事业的先驱,被誉为“中国留学生之父”。岂不知,他还有一段独特的外交经历,那就是他曾利用自己的特长,在南美的秘鲁千方百计取证,为维护华工的利益争取了主动权。

清同治九年(1870年),在容闳的强烈建议下,清廷批准向美国派留学生。在容闳带领幼童赴美期间,他接到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李鸿章指派的一项重要外交任务,即派他到秘鲁调查华工的处境。当时,西方殖民者为了加快开发在东南亚、美洲、非洲的殖民地,加快原始资本的积累,使用了大量的廉价华工。其中秘鲁的华工非常多,该国掳掠、虐待华工的问题也非常严重。

容闳一到秘鲁,华工见到他个个泣不成声,纷纷与之详述悲惨遭遇。经过两个月的深入调查,容闳查清了华工所受的非人待遇。华工们被卖到秘鲁北部,在深山、糖寮、鸟粪岛等地开山、种甘蔗、挖鸟粪,备受虐待。有的被

活活打死,有的熬受不住自投火炉、糖锅自杀。容闳记录后,为了防止秘鲁方面抵赖,还秘密潜入华工居住区拍照留证。

光绪元年(1875年)六月,秘鲁派代表前来中国换约。李鸿章指出,华工到秘鲁后受到虐待等各种不公正待遇,因此不能就此与秘鲁换约,必须在制定新的保护华工的条例后,再与以前签订的条约一并互换。秘鲁代表开始还想狡辩,李鸿章立即出示了容闳在秘鲁拍摄的照片,铁证如山,他们哑口无言。在清政府正式向秘鲁当局提出交涉后,秘鲁当局不得不于光绪三年(1877年)复照清政府,表示要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在秘鲁工作的华工的基本权益。当年十二月,为了切实维护秘鲁华工的利益,清政府根据李鸿章的奏请,派陈兰彬为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国大臣,容闳帮办一切事宜,就近随时保护华工利益。

黄遵宪在美国反击排华政策

被誉为“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第一人”的清代著名诗人黄遵宪(1848-1905)在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期间,坚决维护华工的权益,打响了外交保卫战,受到了国人和广大华侨的拥戴。

1882年3月30日,黄遵宪奉命抵达美国旧金山,担任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当时的背景是,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允许西方人在东南沿海一带招募华工去开发南洋

和美洲,大量中国人在生活逼迫下出国,其后出国的人就更多了。与此同时,华侨的民族归属感愈来愈强烈,华侨的海外遭遇也愈来愈受到关注。

黄遵宪到任期间,正是美国掀起排华高潮之时,从19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有数万华工在美国从事繁重的劳动。他们对开发美国西部起到了重要作用,就连当时加州的最高法官海登菲尔特都认为:“加利福尼亚州的繁荣兴旺,实在应当归功于来此地的中国人所付出的辛勤劳动。”但是从1880年起,美国排华现象越来越严重,美国议院还制定出台了《限制华工条例》15条。

美国这次排华从1872年加州禁止华人拥有地产和领取营业执照开始,进而扩展到各州,且愈演愈烈。1879年,加利福尼亚的议会制定新宪法,规定华人没有选举权;华人不得为公职人员;华人不遵守例规者,即逐出境外。1882年,加州又规定20年内不准中国劳工来美,已定居美国的华人也不准申请加入美国国籍。

黄遵宪到任后,对美国的排华政策进行了抵制,尽力地维护华人和华商的权益。当时旅美华工除了做矿工和当厨师外,洗衣业是最重要的职业。他们也成为美国排华的对象,蒙受种种刁难和打击。早在1878年7月,旧金山就发生过美国人殴打华人,劫掠和烧毁华人洗衣馆的事件。美国当局以洗衣馆衣服堆积易致火灾、用水过多、洗涤不净、喧扰邻居等为借口,限制华人从事洗衣业。这给数以千计从事此业的华人就业造成威胁。黄遵宪对此十分关注,一方面延请律师,与当局争讼,一方面要求华人洗衣馆“妥立章程,自行检点”,以免受柄于美国当局,以维持华人洗衣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唐文治据理力争击破葡国图谋

当时,除了容闳、黄遵宪等驻外人员取得的外交胜利外,国内

外交部门的一些工作人员同样在为国家的利益而奋斗。江苏太仓人唐文治(1865-1954)即是一例。他是光绪十八年(1892年)壬辰科贡士,殿试进二甲,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协助堂官处理文书等事的文职官员),此后不久身兼户部、总署两职。其间,他两次充任使节随员,遍访日、英、法、比(比利时)、美等国。

唐文治刚到任总理衙门章京时,由于不熟谙外交,便以吏为师,认真学习。他平时又十分关注国内外的重大外交事件,并多方搜集资料,写出了工作札记《职思随笔》,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外交史料。

1902年2月,葡萄牙对10年前签订的中葡条约提出修改要求,原规定10年为改约期。因为葡萄牙在庚子事件中没有损失,所以没有得到赔款。后来清政府整顿关税时,实行值百抽五(即百分之五)的税率,葡商有增税的负担,导致葡国的不满。所以在改约的照会中,他们声明于澳门之外,广东的大孤、小孤等岛屿属葡界的范围,应归葡萄牙管辖。照会措词强硬坚决,十分无理。此事令外务部堂、丞主官等颇感棘手。

而此时仅是一个小小章京的唐文治却站了出来,义正辞严地提出要坚决拒绝葡国的无理主张。唐文治指出:“按中国舆图,并无此岛属于彼岛之例。故十年前旧约,即系一定界限。如果彼此联属,则从前订约时,葡国何以绝无争论。现在自应遵守旧约,不必更改,至值百抽五,各国一律,与分界毫无关系,不得因此要求也。”一时没有主张的时任总署右丞瑞良听后大喜,决定安排唐文治属稿照复。

由于唐文治的据理力争,葡使只得无可奈何地作罢。这虽然是件小事,但毕竟争得了主权,在清末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外交中,无疑是一次不小的胜利。

据《文史天地》刘永加/文

“千年狐狸”阎锡山吃闷亏

1929年,北洋军阀已没多少力气折腾了,但“山西王”阎锡山仍是“官场不倒翁”,他所掌握的晋系军阀在北方举足轻重。就是这位最善精打细算的“腕儿”,在大同设立晋北矿务局时还是吃了闷亏。

为把矿务局办好,阎锡山派人学习当时最完善的采煤技术,购置当时最先进的采煤设备。经过一系列改造,煤炭产量大幅提高。然而阎锡山却愁眉不展,因为煤炭运不出去,导致积压越来越严重。

当时,山西煤炭如果要往外运,通常有三条铁路可用,但只有同蒲铁路是山西自建自营的,其他两条都由南方的交通部门控制,对方不停地加码加价,运费实在高得吓人。阎锡山不愿被交通部门扒一层皮,可煤炭压着不动也不是办法,工人的酬劳等费用同样不小。

阎锡山到底老谋深算,很快启动布局。他找到太原和南京的媒体,开始渲染晋北矿务局当前的困境,

并将矛头直指交通部门在运费上很卡脖子的行为,批判南方政府影响山西煤矿产业的发展。报道一出,社会上顿时舆论哗然。

南方政府似乎坐不住了,立刻表示就按同蒲铁路的运输价格,加班加点地将煤炭运出山西。那段日子,晋北矿务局的煤炭像流水一样涌入全国市场。但阎锡山没想到,只过了一个月,问题便出来了。煤炭运出山西的速度倒是很快,但出了山西就比牛车还慢,迟迟运不到买方的手里。尽管阎锡山一催再催,依然不见效果。他这才明白,对手实在太狡猾,自己的如意算盘没打成,反倒被人家玩了一把。

现在煤炭扣在人家手里,阎锡山成了弱势的一方,他不敢再耍什么花招,只好多次派人跑到南方说情,并花重金疏通关系。这样算下来竟比之前煤炭积压时赔得更多,阎锡山气得差点喷出一口老血。

据《百家讲坛》拾文/文